

云南掌故卷一

金碧神话之一

昆明之金马、碧鸡两坊，又胡为而建立也，溯本穷源，当从历史上推求。

昔汉武帝信方士言，谓滇南有碧鸡神，神即一鸡，其毛青翠，能破石而飞，所到处有神光。碧鸡高及丈，飞时有彩云随之，翱翔天际，光彩射人眼目，啼声则清而且长，应于十数里外，因遣谏议大夫王褒求之，褒未至滇，仅至蜀之建宁遥祭而已（建宁即后之西昌，清代置府）。〔王褒非武帝时人，作者记述有误。褒字子渊，蜀人，汉宣帝时为谏议大夫。《汉书·王褒传》载：“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，可祭祀致也，宣帝使褒往祀焉，褒于道病死。”未言“至蜀之建宁”。又建宁郡系蜀汉改益州郡置，治味县，辖今云南曲靖等地，并非西昌〕

又野乘载〔此处所指野乘，乃元初云南人张道宗《纪古滇说集》〕：中朝东周之末，西天竺摩竭陀国之阿育王，生三子：长扶邦，次宏德，又次至德。王有神马，毛色如金，日行八百里，三子俱欲得之。王私以辔授至德，故纵马于野，下令曰：“能获者与之。”至德率众追求，追至今省坝之东山下而得马，遂名其山曰金马，此金马之所由来也。已而扶邦、宏德俱率众继至，知至德已得马，遂屯其众于省坝之西边山下。

省坝之西边山上有青鸟一，土人不知其名，呼为碧鸡。扶邦、宏德同止，于是亦名其山曰碧鸡。今不名碧鸡山，而曰碧鸡关者，以关为重也。

阿育王知三子追马至滇，恐不能还，急遣其舅神明帅兵以迎，将及滇，为哀牢夷所阻，三子竟不能还，俱死滇。滇人哀之，云扶邦歿

后为碧鸡山神，至德为金马山神，宏德为岩头神，此诚是一种〔神〕话也。

至云金马、碧鸡两坊建立也，考之，实在明代。但建立之岁时，新滇志与老滇志之纪载却两有不同。一云建于永乐某年，与忠爱坊同时建立；一云建于宣德某年，后忠爱坊而修造。但忠爱坊实为咸阳王赛典赤而建也。滇人以赛典赤治滇十余年〔赛典赤系 1274 年来滇，1279 年逝世，在滇实为六年〕，福利于人民之处极广，追念其德泽，乃建坊以志不忘，名曰“忠爱”，谓其忠于君而爱于民也。金马、碧鸡两坊，殆为昆邑人士建此坊以培风景耳。咸丰丁巳〔咸丰 7 年，1857〕毁于火，岑襄勤〔毓英〕督滇时始重修之。“金马”、“碧鸡”四字，为呈贡孙竹雅〔名清彦〕之手笔。

纪滇中星回节之本末

星回节俗称火把节，是为滇中特有令节，全省风行，而以迤西方面称最，云南府十一属次之。此一令节在迤西一带，尤其是蒙化、永平、保山、顺宁〔凤庆〕、云州〔云县〕、缅宁〔临沧〕、鹤庆、浪穹〔洱源〕、邓川等处〔为甚〕。节以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入暮后举行，与会者多属青年男子，女子亦间有与焉，若年老人，惟负手出现，作哈哈一喜而已。事属追悼千余年前之阿南夫人，然日久旨失，竟成社会上一种娱乐。其举行时，是借重于火把和松香粉两物。火把用弯细松木，依着纹理，劈成多数裂缝，更以松节和松球嵌于缝中。撑成空心树，大者合围，小者盈把。松香粉是用松脂杂以硫黄，研而为末，火把燃后，用松香粉撒上，即火花四溅。于是三五成群，持此而游行于街前，见迎面有人来，使用火把向着，劈面撒上一把松香粉，使人发焦眉灼，以资笑乐。若对方执有火把，即开动火战，于是火树银花，较上元花灯，尤为热闹。且有将火把搭成高架，环绕四周而唱花灯、扮高跷〔跷〕者，亦有各种两大火树于屋门前者。其情况大致如此，殊难尽述也，兹当言其事之本末。

大凡一个纪念日，无不属于历史盛事，且多半涵具悲酸事故。但一演成悲剧，后之表同情者，竟于不知不觉间而造成一纪念日。如介之推焚死于棉上〔绵山〕，后人则于清明前一日禁绝烟火，曰寒食节，并插柳于门以吊之。屈原投汨罗江而死，后人则于端午节包角黍投水中以祭之。

云南有星回节，亦一悲剧也。星回节今名火把节，早风行全滇，而尤以迤西为最盛。按星回节实为六月二十五日，今以二十四日行之，然亦有所取也。盖其间悲剧，实属两幕，先一幕则在二十五〔日〕，后一幕则在二十四日也。是则二十五与二十四俱同归于一事也。事归于一，即不失其真焉，不失其真，二十五可，二十四亦无可。论此星回节也，乃哀牢民族妇女中极生光荣之一纪念日。百代清风，千秋皎节，即吾人今日，对于演此悲剧者，亦深深致敬焉。斯则不论其人为夷为汉，但论其为人行事何如尔，余因而有此记述。

当汉武帝元封年间，叶榆〔即大理太和〕有酋长名曼阿娜者，自恃勇力过人，能敌万夫，复有众若干，竟与汉朝为敌。汉遣将军郭世忠征讨之，曼阿娜力不能胜，为郭世忠所戮。曼有妻曰阿南，殊色也。在是时之夷族妇女中，可称第一条美女子。当曼阿娜在世时，夫英雄而妻美丽，两情真融洽极。曼阿娜尤爱阿南聪明迈众，才智惊人，故夫之于妇也，不仅于心坎温存，眼皮供养，直若管夫人所云：“你泥里有我，我泥里有你”也。由是而鹣鹣蝶蝶，形影不离，即曼阿娜之出而巡幸也，亦必与之并肩偕行焉。

曼阿娜既为郭世忠所戮，曼之家人妇孺，当为郭俘。郭执阿南至前，一见魂消。盖阿南夫人，诚是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冰雪为肌玉为骨也。阿南具此倾城倾国之貌，今而入于赳赳者之眼中，其有不动心者，是必为铁汉也。彼郭世忠又岂百炼其身者哉！故一见此天人，竟欲死于其裙下。夫郭世忠，为中原大地人也，碧玉紫瑛，当不乏常见，胡为见到一具有姿色之夷妇，即若是之惊喜哉？噫！以有故也。盖九隆族中之摆夷，为著名生产美女子种族。其间，计有七八俱肌肤细白，眉眼清秀，即与江浙之妇女相较，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且此夷族，性好清洁，更居近河畔，常能在水中洗浴，所以格外皎洁。而况

阿南又系该族中杰出之材，郭世忠一见而神魂颠倒，非无故也。但身为大将。猝纳刀下敌人之妇，必致物议腾于本国。郭世忠计及于此，只好暂保情芽，纳入后帐之事，俟徐徐图之。于是拘阿南于帐后，优其礼遇，厚其饮食，一若嘉宾之至，惟于阿南之行动上，则命人监视而又监视，而阿南居此待遇中，亦不解所为。

事隔十有余日，郭将军之心腹降入于阿南之室矣。始而道郭将军之神武，既而道阿南夫人之才能，再进则言将军一向是如何的“景仰夫人钦敬夫人。今因敬而生爱，因爱而成慕，似世间女子，无一出夫人之右者。前者不幸，相见以兵戎，刀剑无情，致使夫人寡居，将军自视欲〔音坎，愁貌〕然。今欲言归于好，以盖前愆。且喜将军室内无人，夫人之寡也何如。若夫人不以将军为粗武，宽其既往，予以将来，使将军得赘门墙，是不特将军之幸，亦夫人之喜也，愿夫人思之。”阿南聆斯语言始悟：“郭世忠之款留己身，非示之以德也。顾其居心如此之叵测，能不令我魂惊？但我为何如之人也，又岂能堕彼术中耶！夫女子之德，在从一而终也。我既节秉松筠，行当操砺冰雪。况我之于曼阿娜也，伉丽情深，一对鸳鸯，被彼恶人拆散，我之恨也何如。今要我蠲除胸中忿恨，去忝颜事仇，又岂我所情甘。但身居罗网中，行动已失尽自由，假以严词拒绝，彼必以强力相加，我无自卫能力，贞操必失，今云寻死，亦势不可能。”

此则为阿南夫人在是时心中之所思维者也。夫人又再四绎思，何妨如是如是，我报仇泄忿之机会，或有几希之望焉。于是佯而与来使款款而言曰：“我俘虏也，将军不欲污之以刃，已出于我之意外，今又不弃不祥，而欲加诸衽席，更是荣幸已极。况我往昔，仅属一酋长之妇，身居穹庐，恶衣菲食，而遭此一生者也。不料故夫不度德量力，妄起兵端，致惹杀身之祸，使我寡鹄无依，此后岁月，正不知要作何悲惨。孰意此身转蒙将军宠眷，使侍巾栉，得为大汉将军命妇，尤为我意想不到之事。望为我上覆将军，来命固不敢违，但是故夫之恩情，我亦不忍遽忘。今以三件大事相要，若得将军慨诺，我阿南便俯首相从，否则我只好从故夫于地下矣。”来使便云：“将军是非常看重夫人，若得夫人允从，漫云三事，即十事八事，亦谅无不允之理，

即请夫人言明。”阿南云：“所要求者，俱在人情之中，非难行之事也。一、要在较场中建一高台，设故夫之灵于上，到我改醮之日，为备牲醴，以祭奠故夫，表我之弃绝旧爱，实循之以礼，断之以义也；二、于祭台前搭一松幕，我祭奠后，便将故夫衣物放置松幕内烧去。免我睹物伤怀；三、我虽夷妇，亦一酋长之妻也，此番改醮，自是目所共见，若礼节苟简，于我颜面有关，改醮日必须鼓乐齐备，必须召集地方民众前来观礼，知非私合，以后不致轻视。似此不独己身有荣，在将军方面，亦是郑重其事。并且在蛮夷之中举行大汉礼节，亦足以移风易俗。我所要求者，如此而已，烦为转达。”来使随应诺而去。次日人来回覆云：“将军件件依从，已命人往较场中建搭台幕矣。喜期却订在三日后，届时，将军亲来迎请夫人前往致祭，然后举合卺大礼。且命我来详看夫人身段，好制汉式礼服。”阿南亦点头应之。

二日后，较场中祭台建成，高至丈余，又以松枝张搭一幕。在祭台面前，幕下堆集干柴，预备烧化衣物，祭台上自是设立曼阿娜灵位。

延至六月二十五日，为郭世忠所订喜期。是日午正，天气晴朗，郭世忠命人将牲醴备齐，陈于曼阿娜灵前，然后身骑骏马，以仪仗彩舆鼓乐相随，往迎阿南。

此时较场之内，叶榆人民已来至盈万累千，都因郭世忠一纸之召集，咸来一新耳目也。但议论纷纭，訾誉互作。吉时至，鼓乐之声便贯入群众之耳矣。旌旗开，笙箫竞，卫队过，彩舆临。行近台前，阿南夫人由舆内步出，直如一朵鲜花，更不让临凡仙女。郭世忠便下马伴行，阿南置之不睬，独自从容移步，姗姗踱上台来。行到灵前，见事事整齐，自无言可发，遂按礼节跪下展拜。阿南祭毕，司礼者为之烧帛。阿南随命人将曼阿娜之衣服及己之衣物等，抬上松幕，着人引火焚烧。台下人见此动作，无不诧异，认为暴殄天物也。是时，郭世忠立于阿南之侧，认定衣物焚讫，便可回府成亲。更见阿南之一副娇容，为台下火光照耀，益显其艳丽。不觉走近阿南身旁，发出一二不伦不类之言，欲添助阿南焚化什物之兴味。阿南见其接近己身，心中忿火突燃，便欲趁此推其堕落于台下，跌入火中，为曼阿娜报仇。已

而转念，己力单薄，不能达到目的，反坏己事。乃压抑怒气而谓郭曰：“妾与将军尚未成婚，若与将军并立，台上有卫士，台下有观众，觉大欠雅适，望将军自重。”郭世忠聆斯正论，只得远远伫立。阿南见郭世忠不在身旁，便觉行动得其自由。且想到郭世忠为我之仇人也，杀夫谋妻，其能稍一恕之欤？我今不能手断彼头，实为我之遗憾。但力不能制，只好饮恨于泉下。今伊既远立，我不自裁，更待何时。况捐躯殉夫，我之志愿早决。阿南作如是之一想，遂走往祭台边上，在襟底抽出利刃一柄，持于手中，口里叫道：“曼阿娜，我阿南不能替你报仇，今跟随你来。”说时，即举刀抬腕向己之喉间一刎。随踵身下跳，赴入熊熊火焰当中。

斯时之郭世忠与三五卫士，虽立于台上，然距离台边较远。且阿南突然持刀在手，已使见者骇然，而又下跳于火，更为一切人意想不到之事。故阿南之刎颈跳火也，彼旁立之人，实属防阻不及，及至坠落火内，台上人始一阵狂呼，命人拉救。而在火内之阿南夫人，以风火之相薄，早已皮焦而肉烂，而况玉喉早断，其人又焉有不死者哉。至于台下观众，初以为是台上之人偶一失足而坠落，何曾料到是阿南夫人。又无论其何人，俱为火力所逼，谁敢奔入烈火腾腾中而救之。迟迟半晌，始设法将人拉出，然此一玉洁冰清之女子，亦几欲化为灰炭矣。

当此时间，郭世忠已步至台下，见阿南秉此贞操，亦不禁潸然泪下。乃对尸身而言曰：“阿南夫人，汝不乐再醮，自当明白而言，我又何敢强屈。如此惨死，尔得其名，我当其罪也。”于是将阿南尸首装殓安葬于叶榆之某地。叶榆之人，便大以郭世忠为不然。此而街头之众，乡曲之人，口所道者道阿南，言所及者及阿南，金曰：“阿南实是一贞洁妇，非寻常女子可比，初不肯改醮事仇，终能骗得郭世忠同来，始当众舍身殉节，既光明正大，更智勇英烈。”此惋惜而彼慨叹，此忿恨而彼赞扬。尤曰：“此妇之举动，诚不愧在世为人。”议论纷纷，竟结成一种善后办法，随有人倡言曰：“阿南夫人既死于松墓烈火之中，惨情殊堪追念，凡我地方之人，应誓此不忘，嗣后逢此一日，当燃松枝以吊之。”夷族人最重强有力者之口头言，群众于此一

言，便深深印入脑筋。积至下年之六月二十五日，竟不约而同，有燃烧松枝之举动。始而叶榆一城，既而播及于远近部落，再进则播及于西迤一带，更进而及于昆明池上，然此为火把节之第一幕情节。

火把节之在滇中，是由西汉开始，而东汉，而三国、两晋，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以至于唐，计七百有余年。惟在李唐初叶，云南迤西方面，遂有六诏雄立。六诏维何：一曰施浪诏，二曰邓睽诏，三曰剑浪诏，四曰蒙舍诏，五曰摩些诏，六曰蒙嵩诏。而六诏之中，以摩些、蒙嵩两诏所领之地土为最广，以蒙舍一诏之实力为最强。当唐高宗十六年〔应为唐高宗麟德二年，665〕蒙舍诏晟罗皮死，皮罗阁立。皮罗阁，雄才大略之主也，对于所辖境内一切俱加以整理焉。于是国富兵强，雄心日勃。而施浪、剑浪等诏，又多淫虐无道，或沓泄不才。皮罗阁遂认为有隙可乘，竟欲吞而并之。但一寻思究理，若一诉诸武力，自不免兵连祸结，况彼众我寡，假聚而仇我，势则难制矣。因而百计图维，乃得一较善之法。时近六月，距燃松枝吊阿南之日期不远，遂倡言曰：“阿南夫人，实哀牢民族中之第一烈妇，以事迹论，可称千古无双。吾夷族中人，于阿南合当景仰钦敬，常年燃松枝以追悼。今本诏起而提倡之，每届六月二十五日，应集一民众大会，同样搭高台、张松幕以追悼阿南夫人。自此之后，年以为例，并订此为吾夷族中之特殊纪念节。又是时节近立秋，天上晟星方转，可命名为星回节。”夫皮罗阁，乃蒙舍诏之大酋长，犹一王也。斯言一出，是为哀牢民族争取光荣，孰不乐从，于是蒙舍人民，无不静候星回节之来临。

皮罗阁宣布之后，便驰书五诏，邀请来蒙集会。斯则于暗中，作消灭来宾之预备。刻毒而又刻毒，是在建造一楼。楼以木成，自是常情，但建斯楼之木，非寻常木质也，是取山中含有蜜油质之松木而为之。无论其为梁为柱，为门栏户闼，为窗棂格扇，为楼板楼梯，以及楼中陈设，如桌几台凳等，又无一不是此种材质造成。木工告竣，遂加之以彩色，膩之以膏油，于是朱题丹檐，焕耀人目。皮罗阁之营谋，竟至于此，斯惟日候远客之降临也。

时施浪诏酋长为施望欠干，剑浪诏酋长为铎罗望，摩些诏酋长为

于赠，蒙嵩诏酋长为原罗，邓睽诏酋长为皮罗邓。此五大酋长同受皮罗阁之礼柬相邀，惟蒙嵩诏距蒙舍诏较远，计日不能按期莅会。然蒙舍诏之声威远届，任何一诏，都不敢傲而不来，故蒙嵩酋长原罗，亦惟有整理行装，决作后至之客也。惟此五诏中，自以邓睽距蒙舍为最近。邓睽诏酋长之妻名慈善，具有才识之女子也，以皮罗阁突有是举，心殊讶之，乃决之以卜，得焚如死如之爻，大不吉，止其夫皮罗邓勿往与会。皮罗邓素惮皮罗阁之威，谓其夫人慈善曰：“若拒而弗往，是触其怒也，患必生焉，以应邀与会为是。”夫人慈善亦知势难拒却，乃详细搜求爻象，实有不堪设想之处，然又不能靳其行，亦惟有啜泣而已。

皮罗邓如蒙，亦率小队自卫，濒行，夫人慈善乃以铁手镯一只，套之于皮罗邓之左臂曰：“以此压惊，慎勿脱除之。”皮罗邓素重夫人，遂套此铁镯而行。皮罗邓至蒙舍，施浪之施望欠千、剑浪之铎罗望、摩些之于赠，亦先后继至，皮罗阁一殷勤招待，俾各居一馆而厚其礼遇焉。一日二日，时届六月二十四日矣，而蒙嵩之原罗犹未至也，而皮罗阁亦知路途遥远者当后至，惟是会期已迫，过此便大费心力，且张网得四，漏一何妨。遂于二十四日聚来宾于新建之高楼。斯楼也，后人以其用松明而建筑，故名之为“松明楼”。然在当时，原无此佳名也。

这座楼台，实建筑在一阔大园圃内，而又是居于一丛林树前，既多青槐，尤多绿柳，风景已优美矣。其地面上，更是看不尽之奇葩，名不尽之异草，处处有闲亭别馆，接连些曲栏回廊，复有些幽径平桥，清流浅池绕去牵来。有时娇鸟一啼，则花片齐飞，深院微风，则榆钱自落。楼台固不能云高耸入云，然拔地已近二丈，故一登楼，即足以凭栏眺远。皮罗邓、铎罗望等，步上此楼，一把酒凌虚，披襟岸帻而远眺，则见平畴绿野，百里纵横，绣嶽锦屏，四围合沓，方知蒙舍山河，十分壮丽。在傍晚时，俯瞰园中，真是池塘凝暮霭，楼阁抹残霞。皮罗邓、铎罗望等，于游目骋怀之际，不禁大乐，直抛去一切愁肠，无所谓来蹈虎尾、来履春冰也。一承主人侑酒，便举巨觥而痛饮，对盘餐而大嚼。时则一班座上客，无不兴致勃发，既倾酒樽分浅

懦，复掠衣袖而猜拳。酒一过量，此而酩酊大醉，彼更吐地哇天，甚有玉山颓倒于座右者也。皮罗阁见到此一种情景，知时机已至，遂借故而橐橐步下楼去。主人下，楼门闭，楼梯撤，楼上之人犹有一二在三三五五的乱猜拳。

主人敬客之物，最后是几箩松脂、几箩硝磺、几十捆油渍松柴。此而一一抬出，分布于楼下。漫云一星之火，立即燎原，此亦只劳一炬，便立能火焰腾空。斯为松明修成之楼，其台柱门阑，只须一二分钟之久，遂变成火树银花，烈烈烘烘，更不让于《香山传》上之火烧百雀寺。楼中之客，多半为杜康所缠，于斯时也，未必有清醒之人。即有一二稍为清醒者，欲降下而无梯，欲跳楼又惧跌入烈火内，是下不能而窜不能，亦惟有坐以待毙，此则为当时情势之使然也。其在醉生梦死之中者，已不知己身已就此入于荼毗也。懵懵然复昏昏然，较醒而身兆焚如者，却减轻些痛苦也。时各诏随来之众，都远隔于外，见火光起而奔入营救，见到烈焰腾腾，又有谁能施其勇力哉！要不过狂叫惊呼，或跌足怒噪而已。过一二小时后，火焰低，浓烟散，渐次有烧焦成炭之梁柱透出，又渐而有烧糊成壳之尸体发现。论烧死去之楼中客，虽只有四人，然谁具为剑浪诏铎罗望，谁具为施浪诏施望欠千，谁具为于赠尸体，谁具为皮罗邓尸体，孰又能于辨认之。皮罗阁则作假惺惺，对各尸身而号泣痛哭，大骂祝融氏之无情。已而各具棺殓，祭之以礼，停之于寺，飭人通知各诏，派人来搬取尸骸。

蒙舍诏皮罗阁之火焚松明楼，四诏同时殒灭，其消息早已达到邓睽境内。慈善知之，即一面厉兵秣马于境内，以防蒙舍诏之来侵。一面遣人往取皮罗邓之尸骨，告以臂有铁镯者即是。越数日，迎得尸骨还，慈善尽哀尽礼而厚葬之。……

皮罗邓死后，未及半月，皮罗阁之兵出于蒙舍矣，祸先及者即邓睽也。慈善凭城据濠，遣将出而与之战，不胜。再战，尤不敌，遂闭城固守，以待他诏来援。惟在是时，若施浪、若剑浪、若摩些三诏，俱为无头之蛇，谁有余力来作奥援。皮罗阁围城十有余日。终不能下，乃遣人人城招降，慈善指日作誓，期以死守；又遣人入城许以金帛，慈善誓而逐出。皮罗阁乃增兵困之，计月余，城中食绝，慈善度

不能支，乃抱皮罗邓之灵投水而死。

慈善夫人死于水，邓睽人以夫人之死是殉国也，遂起其尸而以礼葬之。斯而城中无主，邓睽人遂开城出降。皮罗阁入而知其故，乃旌其城曰“德源”（按：德源城在今邓川城北十余里德源山下打油村处），谥慈善为宁北妃（后人咸称之为百节夫人）并立庙祀之（今邓川城内建有百节夫人庙）。自是之后，滇西人之于星回节也，益复隆重，举行火把事，则改为二十四。取用此一日者，一则是追悼施浪、邓睽、剑浪、摩些四诏之主同日遭害；又一方面，是纪念南诏乃由此而成立；更有一点，是表扬慈善夫人能继承阿南夫人之节烈，使哀牢民族中妇女在中国历史上，表著无限色彩，最大光荣也。此则为星回节后一幕之情事。若合论之，阿南与慈善，诚千秋异代不同时之一鸾一凤欤。

昆明城池之建置

今云南省会之坝子内，在汉时，郭昌即首建城池于坝内，即以其人之名而名其城曰“郭昌城”。既而更名为谷昌城。谅是时之城池，形势必不壮胜，或者是一土城亦未可知。沿至晋代，又改建苴兰城于陞山麓〔此不知有何依据〕。惟此两城之故址，究居于何处，不特无人敢决，而一切志乘上亦未详及。

迨至中唐时代，南诏异牟寻又毁苴兰城而改建拓东城于五华山南。大理国王段某，遂就拓东城扩而充之，名曰鄯阐陪都。元得云南后，遂据鄯阐城而守之，是元代之百年内，都无更变。明洪武十四年，傅友德、蓝玉、沐英等征平云南后，乃有昆明城池之建置。而此一建置，却不是就鄯阐城而改创，是另辟基地而建一形势壮大，规模完备之省会城池。

建置昆明城时，总持建筑工程事者，为一大堪舆家汪湛海也。汪原系某省之一府官，以其精于堪舆，复解工程，受帝廷征召至滇，予以特殊职衔，着其总持建置事务。汪抵昆明后，审山龙，察地脉，别

阴阳，定子午，就高下而奠基础，取形胜而立范围，经八年之惨淡经营，功始告成。惟兴工修筑，是在洪武朝代之某一年，则难以决。盖旧城砖上，有印洪武二十五年〔1392〕，有印洪武二十七年〔1394〕两种字样者。以此揆之，兴工当在洪武二十〔五〕年后、二十五〔七〕年以前也。

汪氏城昆明城，系法一龟形，南门为龟头，北门为龟尾，大小东门与大小西门为龟之四足。龟是灵龟，尾掉而足动，所以北门之内城门作北向，郭之门则不向北而向东，是龟掉尾也。大西门、小西门、小东门之三道城门，内则向东向西，外则向南，取其足之动也。惟大东门则内外如一，是以东方属木，宜伸而不屈也。此从城之方位而论五行，固是一种陈腐理论，然在前此之六百年间，不特中华人喜以五行八卦之说，在一切事体上纠缠不清，而欧洲人在是时，亦有诸多令人笑破嘴唇皮之迷信和忌避在也。此则不合怪往昔之华人以阴阳五行八卦等自豪。以昆明城池象龟，是以城于蛇山麓，与蛇山之气脉相接，成龟蛇相交也。

传云，建昆明城时，汪湛海是在五华山之右支山脉上，有一结成瓜形之高突处而定罗针，后即就此而建巡抚公署。又云，汪以城隍庙处是一阴突，遂建城隍庙以镇之，以太阳宫处开有阳窝，故建太阳宫以重之。汪又于城将成时，特制一石，泐十字于石上曰：“五百年前后，云南胜江南。”石埋于地下，究不知其处。今则已近六百年矣，其言虽不尽验，然今日之云南，其繁荣处，亦十倍于五百年前之云南矣。总之，汪湛海之筑斯城与凿斯池，半是就山川形胜而筑城凿池，半是依据阴阳五行八卦，而决地位、定方向也。

云汪湛海之建筑昆明城，是就鄯阐城而改创，此则有误。取志书而考查，旧志云：“鄯阐城是就拓东城而扩充之。”又云：“圆通山在拓东城北，商山寺在城北二里许。”以此推之，拓东、鄯阐，确不在今昆明城之界域内，合在今之南城外一带，大致可以接近土桥。

又忠爱坊原是元代人民所建，以纪咸阳王赛典赤功德。坊在鄯阐城中。汪湛海建昆明城，较鄯阐退后二里许，坊遂遗于城外。至明永乐年间，邑人乃就其旧址而建筑之。以是新滇志有忠爱坊建于明永乐

某年之说。又滇中之历代人传说，在未修昆明城时，五华山之前后左右，俱冈岭环列，溪壑杂出也；而拓东鄙阡，不入昆明城池之界域也，又何疑焉。至云谷昌之建筑处，究在今之昆明省坝何处，实无从考焉。今北郊大涵洞附近，有古城堰一段，考古家谓是苴兰城遗址，亦猜想之辞也，岂有据焉？

昆明之民族概略

昆明地方之人民，...，先从外来者言之。外来之人，略分六种：一、随庄蹻而来之楚人；二、偕郭昌及其他汉使、汉将而来之秦、晋、豫、陇人；三、从武侯南征，留而不去，渐流入昆明之川陕人与西凉人；四、唐代迭次用兵击南诏，兵败，有被俘而迁转流移，入于昆明之一些中原人；五、为元世祖平滇后，留在昆明驻守之蒙古人；六、为从傅友德、蓝玉、沐英而来之江浙人。

右〔横书为上〕述六种，自以蒙古人为多。彼元世祖征滇，是借路于吐番，由鹤、丽、剑一路而下，驿路俱留兵驻守。及克昆明后，亦留军驻守于昆明及附近于昆明之富民、嵩明、宜良、晋宁、陆凉〔今陆良〕、南宁〔今曲靖〕、武定、罗次一带地处。此又从何见及？盖以今之富民而论，其一切村寨内，均有许多奇特姓氏之农民，如富民有皖家村一，全村俱姓完颜，今则截去一颜字而姓完，读作皖，故名皖家村。至于姓铁、姓木、姓耶、姓塔、姓阿、姓侍、姓哈者，均属蒙古人之裔也。昆明为省会，其留守之军队自多，于是昆明之人民，在五六百年前，恐有十分之二，或百中之八九，为蒙古人也。其次是江南人。傅、蓝、沐三人平滇后，沐英所率之部众，似全留于滇，其十之七八为江南人。而又大半驻于昆明，故今日之昆明人，大都云原籍是江南。考昆明人之语言饮食，亦略与江南人同，足见当日来滇之江南人实属不少耳。

至吴三桂来滇开藩，带来之众，在万有余人。是则北八省人、南七省人无不有焉。虽然，用此而与元、明两朝之外来人相较，或者尚

有逊色。又承平之后，川、黔、粤、桂、湘、鄂、苏、赣等省人来滇居住营业，留而不去者，又岂少焉。然此是属于近代之增加，非数百年前之情形也。其外来人之情形如此，今可论其固有之民族。

固有之民族，自以夷族为主，然住近于城者，又早与汉人同化，今已难穷其根源。惟距城较远之处，彼夷族尚能保持其固有之语言、习俗。但在今日观察，其人数究不多也。如昆明东边之大板桥一带，亦仅有阿角村、角底村、野猫冲、爨种箐等十数村寨为夷族所居，是名子间〔即子君〕、傣卜、撒弥〔即撒梅〕等，属保罗中别种也。西边之昭宗箐、墨雨龙潭、花红洞、箐朗〔即明朗〕、灰湾等十数村寨，及北边之桃园、红石岩、沙朗、小河等处之十数村寨，亦多是夷族居焉。此两方面之夷族，多半为撒弥，少数为白倮、花倮，其人数则较东边夷族为强也。至于昆明城中，不特近百年来无一夷族人居住，恐二三四百年前亦即绝踪矣〔按：昆明城内的民族，除汉族外，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应是回族，多聚居于城南顺城街、城东金牛街一带。其次是满族，辛亥以后，满族多不明言自己的族属。其他常住省城的彝族，并未“绝踪”，应不是少数，惟在少数民族受歧视的时代，多隐瞒其民族成份，而自称为汉族〕。

云南民族，原以夷族为主体。今日之昆明，则只有少少的子间、傣卜、撒弥几种，在边鄙上，微微点缀色彩耳。其反客为主之情，各省皆然，又不独于云南。

谈谈昆明城之山龙地脉

堪舆、卜筮、命理、相法等，原是中国群杂学中各具有一种独立性之学说。四者，卜筮最古，次而堪舆、命理、相法。若穷此四者之奥义，亦俱函有一正人心、维风化之义在焉。此则不能不认此四者，是一些细微之国粹。〔此类活动，现代人称之为迷信职业。亦非中国独有，欧美之占星术，吉甫赛人卜算，均属此类，故不能称之为“细微之国粹”？〕但在此一题内，自不合深论其一切。今则就堪舆一术上

来谈。

堪舆家之立论，是首重山龙地脉。深于此者曰形家。形家探龙脉，都不惜足力，搜求于数十里、数百里之内。由是而能悉其来源度脉，主干分支。而后别阴阳，分向背，查起跌，看转折。复审明其夹护，划清其砂水，方能根究出此一龙气之结束，是成一阳局，是结一阴穴？其层次言来，究不外乎阴阳五行。惟过偏于是，转失山脉龙气之真谛，以故有人鄙之，若有扼定阴阳五行而营谋福利者，便成为一种迷信。实则大地浑圆，终日运转不息，地动则风生〔现代气象学未有“地动则风生”之说〕，所以释家有地水火风之说。地球之面上层，松土也，当然有气流行于其间，其气则温温然。地下之暖气流行，如人身上血管内外之荣卫两气。地气固是无一处不到，然不是布满于此一层松土内，是向其可能通达处而流行，斯乃有地脉龙气之说。如斯而谈，则不与科学相背，且能与科学接近〔地质学没有地表下有气运行之说〕。而亦可以谈昆明城之山龙地脉，兹据一般堪舆家之所云而笔之于下。

云南省城之主山，即孙髯翁所云“北走蜿蜒”之一蛇山也。蛇山之来龙，既远且长，复雄而壮。其起点发芽处，实在东川府属会泽县境内西北角上之某一地处。此则在五六百里之外，不能不谓来龙远矣。龙气走动后，便迂回曲折，伸缩起伏，自省之东北方面蜿蜒而来。行入昆明境内，龙气益壮。至铁峰庵处，便停顿起嶂，更含蓄旺气，吐而起顶。于是九起九伏，向西绕南，至圆通山而开玉屏，徐吐五华秀气。五华分五支而下，中支开阳面，结局于文庙地场。堪舆家又无不认此为艮龙趋乾，掉头向离，乃紫微龙也，极为尊贵。汪湛海尤能鉴及于此，乃筑龟形之城，以南城为龟头，北城为龟尾，东西各辟二城门，以象四足，复尾掉而足动，是一灵龟，而不是一毫无生气之龟也。筑城时又以石凿一形端体正，唯妙唯肖之神龟，藏于南城门上之泥土中，而证实此是一龟城。城又逼近蛇山，取其龟蛇相交，殆欲造福于滇人也。……

迨至清康熙十二年，吴藩叛清，清室用兵八年。其最后之一，缓远将军蔡毓荣、征南将军穆占、赵大将军良栋等始抵昆明城下。然

攻城不克，乃取重堪輿家建议，断主山龙脉，以消昆明旺气，乃有挖掘铁峰庵前，龙气过峡处之日月塘事。果尔，不久间，吴世璠就戮，乱事悉平〔城之攻守胜败，乃兵家之常，与“山龙地脉”何关？〕。

后数年，即有一范承勋来督滇。范，汉军〔镶黄〕旗也，当然是拥护清政府者。范之青禽学亦高，或者亦能敌汪。范以紫微龙向离，若一乘旺运，便可产生帝王，是则五百年前后，不难有第二朝廷见于滇南也。且陋山起九顶入城，其间以王帽山、荷叶山之龙气为最旺，遂设法破泄其气，使不能乘旺而发生事故。于是在此两山上极力挖掘轰炸。今一看此两山上，陈着若干的横槽直箐，非范总督之遗迹耶？荷叶山炸滥，后人遂名之为破荷叶。

惟自洪武末叶迄于清季，实为五百年前后矣。滇人首义，不后于人。护国护法，亦惟滇人独任，而终无伟大成就者何也？一般堪輿家则云：“昆明主山之龙气受伤，虽有英雄出，多不能畅其志也。”斯言固属迷信，然亦近乎道。惟在近十年来，昆明之景象大异，居于市内之人口，几达到五十万。市容尤美好，民气复腾扬，其繁华足以想像。或曰，此即“五百年前后，云南胜江南”两句话之应验也。

吴三桂轶事

三桂，巨耳隆准，少髭须，眉长而眼细，瞻视顾盼，尊严若神。鸡鸣即起，夜分乃寝，却终日无倦容。鼻梁伤痕，右高左低，隐有黑纹，非谛视不辨，忤意则自扞其鼻。与人语论大事，必尽其意，言下不杂以他事，或中变则闭口微咳，声自鼻中出。凡人有一长，即收录而不弃。对于左右，都如家人父子。如有所疑，问之，必一再往复而详细告之，尤娓娓不倦，务使人彻底了然。三桂气度颇宏，宿仇旧恨，了无所谓。且极重旧情，故贵时，与有交者，无不投之。

三桂少时，尝为毛文龙部将，入清室后，即与毛氏不相及。其将李某，为某部帅，夺毛氏宅，毛氏有老仆，素狎三桂，遂赴愬于滇，三桂立令李某还毛氏宅，且责令输金以谢毛氏。老仆濒行，三桂以五

万金赠之。

傅宗龙亦三桂旧帅也，视其子傅汝良若兄弟。王府门禁严，汝良非时出入，侍卫不敢诘。宁远曾应遴于三桂有恩，其子举人曾传灿来游于滇，归时，三桂赠以十四万金。

三桂祖茔，卜地关东，形家曰：“于法贵不可言，惜一脉三断节耳。”自吴骥以下，惟三桂以疾终，他皆非命死，说者谓是断节之应。

有冯甦者，卖身于吴藩。其立卖身证书云：“楚雄府知府冯甦，本籍浙江宁海县人，今同母某氏，卖到平西王藩下，当日得受身价银二万七千两。”后署媒人胡国柱，凡卖身者，皆师事胡国柱。时人谓滇中有三好：三桂好为人主，士大夫好为人奴，胡国柱好为人师。

吴藩下甲士好利，其术百出。或叩一所识富翁，自言早孤，年少不谙世务，请拜翁为父受教诲。翁亦欲藉藩下以自壮，阳逊谢，而心焉许之。于是择日拜父，执礼甚恭，翁真若此甲士之父焉。翁大喜，遂时时资给之。久之，挈其妇来，又久之，侑侣皆集。翁日费难支，谢遣之不可，乃哀恳厚赠始去。惟在此时，滇中钱奴，亦多受义儿之累。山中之殷实保夷，尤不乏堕其术中者。

蹇而泰，字文定，昆明诸生也，为孙可望所阉。可望败，削发于安宁虎丘寺。后人平西府，专司图籍，博学善诙谐。三桂或盛怒，恒微词解之。滇破，大将军赵良栋携之入都曰：“此吴逆宫中一账簿也。”以故，诸将在滇之所攫取，皆不能匿。

吴商王四，恃三桂势，在黔多不法，滇督甘文焜治理其罪，尽退所夺庐舍、子女、玉帛而还之原主，即逐之出境，而三桂亦弗能留也。

云南盐法道赵廷标好为诗，时会城南之西寺落成，藩邸遂设宴于寺，在膾僚属，三桂请廷标咏金刚，廷标口占曰：“金刚本是一团泥，张牙舞爪把人欺。你说你是好汉子，你敢同我洗澡去？”三桂大笑，亦知其讽己也。

时有某孝廉献诗，有“力穷楚覆求秦救，身为韩亡受汉封”之句，三桂大悦，厚遇之。三桂作《白牡丹》诗，朱国治和之。国治更索和于李兴元，兴元谢不能，国治强之。兴元曰：“公之不能文，无

异于王。我之不能文，亦无异于公。”国治赧然而止。

王府有三奇物，一虎皮，一大理石，一宝石顶也。虎皮则白章黑纹，得之于宁远，即驺虞皮也；大理石屏二，一高六尺，山水木石，浑然天成，大似元人名笔。一差小，山巅一鹰，水溪一虎，上下顾盼，神气如生；帽顶系一大红宝石，大约径寸，长寸五六，呈于日下，则光照数丈，而炎炎如火焰云。

三桂有子名应熊，每由京归省三桂，三桂亦出郭迎之。应熊为三桂元室张氏出也。张，关东人，自奉俭约。尝叹曰：“昔作嫁衣裳，吾母尝吝一红裙，今若此，岂非命耶。”三桂极敬之，而亦极惮之。时云南布政使崔之璘与三桂同病，共坐便殿谈家事，相与哽咽。

三桂有妃名八面观音者，故宗伯南昌李宗睿妓也。宗伯侍儿广盛，声色俱一时之选，而八面观音尤冠其曹，归三桂后，与陈圆圆并擅宠。而又有四面观音者，则亚于八面。然在当时，有见四面观音者，已称之为尤物。四面观音亦李宗伯之歌伎，由宗伯之老给事高安得之以奉三桂者。辛酉〔清康熙二十年，1681〕清师破滇陈圆圆先死，八面归绥远将军蔡毓荣，四面归征南将军穆占。

陈圆圆之终局，据滇人传云，圆圆实慧人也，逆知三桂必败，竟预谋被掳计，于会城内外建筑尼庵至十有余座，即近世存留之金莲庵、妙法庵、白衣庵、紫衣庵等。诸庵落成后，遂遴选与己面貌相同之女子若干，为各庵之住持。三桂兴戒后，圆圆遂出而遁迹于各庵，今日在此，明日在彼，久之，竟不知其归着何处。且不知群尼之中，孰为圆圆也。云圆圆先死者，盖未得其人耳。有圆圆投莲花池而死之说，且云“尸经村人某起而葬之，今墓在何处”，此真不足以相信也。

三桂守宁远日，有吴国贵者，尝力战，受重伤而血不出，归营即仆。有老兵郭八，言休咎有验，军中呼之为郭见鬼。先数日，独往河畔，担运石子十余担，积之于营内，众莫测其意。至是，郭仰国贵卧于地，压以石子，越二日，血出而苏。国贵，骁将也，帅众不多，仅二三十甲，每甲有正甲一人，副甲七八九人不等，其正副甲士，俱以年在二十以外、三十五岁以内者充之。非大风雨，无日不训练也。所造之皮盔皮甲，着之，刀矢及小铅弹俱不能入也。